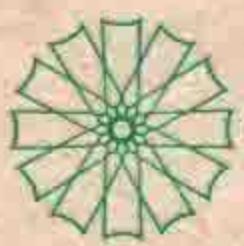


当 代 世 界 学 术 名 著



当代叙事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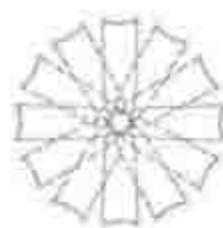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美] 华莱士·马丁 (Wallace Martin) / 著
伍晓明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 代 世 界 学 术 名 著



当代叙事学

[美]华莱士·马丁 (Wallace Martin) / 著
伍晓明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当代叙事学 / (美) 华莱士·马丁 (Wallace Martin) 著; 伍晓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8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书名原文: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ISBN 978-7-300-25939-0

I. ①当… II. ①华… ②伍… III. ①叙事学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9754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当代叙事学

[美] 华莱士·马丁 (Wallace Martin) 著

伍晓明 译

Dangdai Xushi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9.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6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遴选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人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 言

近年来文学批评中显而易见的对叙事理论的兴趣是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中一个更广泛的运动——托马斯·库恩也许会称之为“范式改变”(paradigm change)——的组成部分。自19世纪以来，各种自然科学方法一直是其他学科进行合理化的模式。但在过去20年间，事实已经证明，对于理解社会和文化来说，这个模式有其不足之处。直到不久以前还统治着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已经让位于对认识过程和有目的行为的探索。历史哲学家已经指出，叙述并非仅为用以代替可靠统计材料的泛泛印象，而是一种自成其理的理解过去的方法。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得出了结论：在解释动物发展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互动时，研究模仿行为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定量分析。在哲学中，基于意图、计划和目的这些概念而提出的“行为理论”已经表明其自身对话语分析和人工智能这些新兴学科的有用性。模仿(mimesis)与叙述，作为诸种为理解生活而必要的解释方式，已经从其仅为“虚构作品”(fiction)^①之诸

^① 作为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文类术语，“fiction”泛指以散文写成的具有虚构性的作品。此词虽然经常可以被译为“小说”，但其外延比在汉语中同样也被译为“小说”的“novel”一词要宽。鉴于本书作者的论述经常涉及此二者之不同，所以书中的“fiction”皆译为“虚构”或“虚构作品”，以区别于书中译为“小说”的“novel”。当后者在书中与短篇小说(short story)对举时，译者则以“长篇小说”这一译法来表明二者的区别。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方面这一边缘地位转而占据了其他学科的中心之处。

我们不必到学校去学习如何理解叙事在我们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世界的新闻以从这一或那一视点所讲的“故事”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全球戏剧每日每时都在展开，并分裂为众多的故事线索。仅当这些故事线索从某一美国人的（或苏联人的，或尼日利亚人的）角度、某一民主派的（或共和派的，或君主派的，或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或某一〔基督教〕新教徒的（或天主教徒的，或犹太教徒的，或穆斯林的）角度被理解时，它们才能被重新统合起来。在每一不同〔视点〕之后，都有一部历史，以及一个对于未来的希望。我们每人也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即有关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诸种叙事，而正是这些叙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自己是什么，以及我们正在被引向何方。如果我们想从一个不同的视点来解释这个故事中的各种事件，从而修改这个故事，那么可能很多都会改变。此即何以叙事——当其被作为文学来研究时被认为是一种娱乐形式——被实现在报纸、传记和历史之中时，乃是一个战场。

相对于上述背景来看，我对叙事的讨论范围比较狭窄。我试图回顾过去 20 年间批评家们提出的有关文学叙事的各种理论^①，间或涉及更早一些的理论和其他学科。但即使是这一被限定了的领域也还是难以在一本书中加以概括。正如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Story and Discourse*）中特别提到的，“图书馆中有关特殊文类的研究汗牛充栋”，有关叙事理论的个别方面的研究也俯拾即是，但“英语著作中却只有少数几本通论叙事的专著”。日益增长的专题化源于以前的文学研究所揭示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的引进。当法文、德文和俄文〔的理论著作〕的英文翻译也被加入英美理论家的著作时，代替少数几本通论叙事的专著的唯一选择似乎就只是没有任何这样的通论叙事的专著。

然而查特曼还是产生了这样一本书，汇集了该书 1978 年出版之前 15 年间的结构主义研究成果。多瑞特·科恩的《透明的心智》，一本全

^① 此书初版于 1986 年。

面研究叙事中的意识呈现的书，也于同年出版。此后我们又有了热拉·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和弗朗兹·斯坦泽尔的《叙事理论》的译本……不过我现在已经缩小到了属于本书末尾的书目之中了。我自己的要把这一专题包括起来的尝试在两方面与上述作品有所不同：这一尝试纵览范围更加广阔的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并列出来，而非将它们纳入一个统合的理论之中。既然这种如此广泛的和非系统的处理方法的短处显而易见，那么它将需要某种辩解；但我首先将指出本书以下处理的是叙事理论的哪些领域。

“导论”始于对 1960 年以前流行的各种小说理论的阐述，并回顾它们在 20 世纪早期的先河，然后介绍将在以后各章中被讨论的诸批评家和诸思潮。第 2 和第 3 章涉及近来叙事理论的发展中的两个最为关键性的问题：〔研究〕视角的变化，这些变化源于对一般叙事的研究而非仅对小说本身的研究，也源于现实主义之开始被视为文学成规而不再是对生活的一种值得信赖的再现。后一论题将涉及今后几年内叙事理论中一个也许将被证明是最重要的发展：这一理论在历史研究、传记研究、自传研究和精神分析研究中的应用。第 4 章讨论结构主义者和其他人确认支配着叙事序列的诸种成规的诸种尝试，无论这些叙事序列是虚构的还是事实的。结构主义分析最有影响的提倡者——罗兰·巴尔特、热奈特和查特曼——将是第 5 章的主题。⁹

处在故事与读者之间的是叙述者，他决定着讲什么和让人怎么看。视点，它被美国和德国批评家认为是叙述活动的规定性特点，在过去几年中也开始具有新的重要性，而近来对于这一题目的研究就是第 6 章之所论。在第 7 章中，视点将被作为从作者到读者——他们可能分享也可能并不分享同样的解释假定和解释成规——的叙事交流的一个方面来看待。这样，从第 4 章到第 7 章，我们就从抽象的、“语法的”叙事分析模式前进到基于成规与交流的叙事分析模式。第 8 章涉及的是戏拟 (parody) 或元小说 (metafiction)^① 这类叙事形式如何突破诸理论参考

^① 亦译“元虚构”。关于此词的译法，参看译者在以后章节中的有关注释。



框架，然后我们就回到构成这整个研究领域的那些基本问题：虚构作品与叙事所具有的诸种特性。

讨论文学理论而不证明它们可以如何被运用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一无用处的话，但是如果泛论它们如何应用于一大批作品，而某些读者对此可能又不熟悉，那么这种讨论就是无的放矢。作为一个不能尽如人愿的折中，我将所讨论的这些理论应用于一系列基于传统民间故事母题“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故事，以及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幸福》（二者皆见于附录），并用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的短促幸福生活》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对于同样作品的反复分析将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和评价各种理论。

通过附有注释的书目和散见于本书中的人物，我试图弥补两个缺陷，它们是在努力纵览一个巨大领域时产生的：对于所讨论的理论的不尽充分的概括，以及对于这些理论之间的差异的过分简略的论述。在叙事理论中，术语的大量繁殖并非源于粗率或者毫无必要地铸造新词以取代已经流行的术语。理论家们的目的以及由之而来的分析框架是不同的：它们不可调和，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思想压缩成一套共同词汇而又不抹杀每一个的特定价值。在提供他们所使用的诸种术语的分栏对照表时，我有时把他们的术语移入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但更经常的则是突出它们之间的不同。

为了尽力把握每位理论家的要点与基调，我会让他们互相针对自己的理论对手而说话；在有些情况下，我让他们事先评论某些他们写作时尚未存在的理论。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制造麻烦，而是刺激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们转向我所讨论的文章与专著。以这样的非完整的方式来对待复杂的理论显然有不少缺陷。如若为这一方法辩解，我只能提出下列说法。

在每一理论之内，无论或显或隐，总是存在着来自另一理论视角的反对之声。一个理论家的思想是被另一理论家的思想引发的，他们两人在其上进行互动的竞技场就是存在于理论之间的虚拟空间，这一空间的全部即构成批评的语境。那种为某一理论提供全面准确阐述的方法有助

于肯定该理论自身的统一以及其与其他理论的隔绝。这样一来，这种方法就重复了那种温和的尊重姿态或那种不予考虑的姿态，而批评家们就以这种姿态来避免争论，因为他们假定那是粗暴无礼的行为。但是，一种理论除了是通往对话途径上的必要一步，还能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作为对他人的反对或对问题的回答，它又是为什么被创造出来的呢？我所希望把捉的感觉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叙事理论，以及那些激发着它的活跃辩论并正在使之成为文学批评的令人最感兴趣的领域的问题。

在那些理想地说来至少也应加以简单论述但本书却没有提及的〔理论〕潮流中，有对主题与类型的研究，文体学，不可靠叙述，符号学，以及话语（discourse）与文本分析。这些研究的技术性太强，根本不适合简单的介绍。第4章中所介绍的细密的叙事结构分析其实也是如此。不过乔纳森·卡勒、罗伯特·斯科尔斯和查特曼的著作已经使广大读者可以接近这些理论了。有关叙事的最重要的近著之一、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并不适于概括。我将我没有讨论的这一著作和威廉·道林的《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论》一道推荐给读者。

感谢多瑞特·科恩、安·哈莱曼、理查德·谢尔登，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对于此书十分重要的未发表材料。托利多大学给我的休假年为我提供了研究和写作的必要时间。托马斯·佩维尔和卢伯米尔·多列热对我请其评论手稿的部分章节的要求做出了诚恳的回应；在一项其中的错误可能会层出不穷的工作中，他们已经使我避免了一些。学生们通过自己提出的正确问题，也对本书目前所获得的明晰性有所贡献；我曾向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过种种问题，其中四人（尼古拉斯·康拉德、德博拉·雷斯尼克、约瑟夫·科思雷尔、约翰逊·恩瓦布维）所提供的答案我已用在本书之中。在我对叙事的了解上教给我的东西最多的是其思想构成本书实体的那些批评家。对他们我只能致以感谢，并为我之没有更加充分和准确地再现他们的思想而致以歉意。为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评审此书的读者的评论已经使这本书比它本来可能的要好。凯·朔伊尔，我的责任编辑，以及帕特里夏·斯特林，对本书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编辑工



作。我也感谢克劳德·布雷蒙允许从其《民间故事形态》中复制那一见于本书图 4b 之中的图表。

为了尽量减少文献引用的杂乱，我排除了脚注。本书中所涉及的资料来源可在书后的书目中发现，它们是根据书中章节划分的。

华莱士·马丁
托多利，俄亥俄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小说理论种种：1945—1960	2
20世纪早期小说理论种种	7
叙事理论种种：弗莱，布思，法国结构主义	8
最近趋向种种	14
第2章 从小说到叙事	20
叙事类型种种	20
罗曼司-小说的起源：历史，心理学，生活故事	30
“小说”存在吗？	34
小说作为反对话语	37
关于叙事类型的形式主义和符号学理论	40
总结	47
第3章 从现实主义到成规	51
现实主义的特点	51
视为成规的现实主义	58
历史中的叙事成规	68



自传与精神分析中的叙事	72
成规与现实	77
第4章 叙事结构：诸基本问题	79
“开放形式”及其先河	81
生活、文学和神话中的结尾与开始	84
叙事序列的结构分析	90
结构分析的正用和滥用	103
第5章 叙事结构：各种方法的比较	109
叙事理论种种	109
托马舍夫斯基与巴尔特理论中的功能的与主题的综合	114
功能和母题	116
人物构成	120
指示性标志，信息提供者，静态母题	127
叙事的时间性	129
Syuzhet，主题，叙述	132
第6章 视点面面观	137
英美文学批评中的视点	140
叙述的语法	144
叙事表现的诸种结构：焦点	152
叙述的诸种语言与意识形态	156
第7章 从作者到读者：交流与解释	162
交流模式	163
读者种种	167
阅读	174
第8章 参考框架：元虚构，虚构，叙事	186
穿越理论边界：误读模式种种	188
反讽，戏拟，元虚构	192
虚构是什么？	196
叙事是什么？	203

附录	207
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	207
杰弗里·乔叟：水手的故事	209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幸福	215
 参考书目	230
索引	271
汉英术语对照表	280
译后记	285
再版后记	2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后记	291

第1章 导论

在过去 15 年间，叙事理论已经取代小说理论而成为文学研究所集中关注的一个论题。此二理论之间的不同并非仅为普遍性〔的层次〕之间的不同——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好像是，在分析了叙述活动的一种之后，我们进而去研究叙述活动的其他的种，然后再来描述〔叙述活动的整个的〕属。通过改变有关研究对象的定义，我们改变我们所见之物；而当我们依据不同的定义来绘制同一领域的地图时，结果也将各有不同，正如地形图、政治地图和人口地图之间各有不同一样。这些地图的每一张都凭借着对于现实的其他方面的不顾而揭示现实的某一方面。当然，文学批评中的共识比制图学中的更少。但二者之间的类比的确让人去注意下述事实，即各种文学理论是为了不同目的被创造的。因此当比较它们的时候，必须既要考虑它们的准确性，也要考虑它们的有用性。为了理解近来文学批评之向着对于叙事的兴趣的转移，先来看看各种较老的和较新的理论试图解决的都是哪些问题，也许是不无帮助的。



小说理论种种：1945—1960

16

小说现在已被承认为一种重要文类，一种欧美文化自浪漫主义时代以来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产品。但即使就在 30 年之前，它也还并没有获得这种承认和普遍接受。小说的地位低下的各种迹象至今仍然可以在学院的课程表中发现，其中的各门“文学”课程的历史顺序中并不包括散文叙事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小说批评家的目的和方法主要为下述愿望所支配：他们想在一个主张文学优劣应该基于形式分析的时代证明小说这一文类的重要性。只要关于小说的讨论仍然强调题材与内容，而无视当时在文学批评和美学中非常重要的形式问题，小说在文学研究中就仍然只会是一个不能登堂入室的文类。

通过集中其注意力于个别的诗篇，新批评家们已经表明，关于美学价值和意义的主张可以为细致的形式分析所支持。为小说争取传统上给予其他文类的尊重的方法之一是，证明它的技巧也像史诗、戏剧和诗歌的技巧一样微妙复杂，它的形式也像这些文类的形式一样意味深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批评家开始一心致力于这项任务。在论文《作为发现的技巧》（“Technique as Discovery”）（Schorer, 1947）中，马克·肖勒提出了一种不久就广为接受的有关小说的看法：“现代批评家已经向我们证明，谈论内容本身根本就不是谈论艺术，而是谈论经验；仅仅当我们谈论已经被成就了的内容，谈论形式，谈论作为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才作为批评家说话。内容或经验，与那已经被成就了的内容或艺术，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技巧。因而，当我们谈论技巧时，我们几乎就是在谈论一切。……我们已经不再能把不接受这些普遍规则的诗歌批评视为用心严肃的批评，但对于小说来说，这一点尚未被建立起来。”肖勒的论文后来收入《现代小说形式》（O'Connor, 1948）一书，一本与他自己的观点一致的论文集。在该书的第二版（O'Connor, 1959）中，编者威廉·冯·奥康纳注意到，当该书初次发行时，“与那种

已被用于诗歌的批评同属一类的小说批评还极为罕见”，但“从那以后，这种小说批评就已经司空见惯了”。

肖勒及其大多数同时代人都轻视或批评被继承下来的那些有关技巧的词汇，因为它们只把小说当作情节、人物、背景和主题（这些术语也用于戏剧）的结合来对待。小说所特有的技巧则包括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以及它们所提供的接近人物内心的诸种方式——有关“视点”的诸种问题。如果我们假定，作者试图成就客观的、真实的再现——没有硬行闯入的评论，因为那会由于人物刚被介绍就受到评判而把人物变成作者的傀儡，而且也由于那些使我们得以接近人物内心和事件的方式而让人觉得可信——那么对于视点的分析就成为理解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如何融合的一个手段。但是形式并非仅仅是故事之如何被讲述的问题，它也可以包括从行动（action）中浮现出来的意象、隐喻和象征的结构，因此小说是可以用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诗歌的那些方法来研究的。约瑟夫·弗兰克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Frank, 1945）就是这类分析中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他讨论了将在叙事理论中被证明十分重要的两个问题：对时间的处理（这既涉及再现问题，也涉及美学问题），以及小说与神话的诸种结构的关系。17

对于视点、意象、象征的分析在关于“意识流”的各种讨论中汇合。劳伦斯·鲍林（Bowling, 1950）把“意识流”定义为“一种叙述方法，作者试图借此而给出内心直接引语——不仅是语言领域的而且是整个意识的直接引语”。罗伯特·汉弗雷的书（Humphrey, 1954）和梅尔文·弗里德曼的书（Friedman, 1955）分别描述了意识流的各种技巧并追溯了它们的历史；在《心理小说：1900—1950》（Edel, 1955）中，莱昂·埃德尔在象征主义小说这一更广泛的语境中论述了如何把意识表现出来的问题。他说，象征主义小说要求我们“把散文小说当成诗那样”来读（Edel, 1955, 207页）。

理想地说，一种“小说理论”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切小说，无论它们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但是文学理论很少能尽善尽美，它们的力量与局限都来自它们打算解决的实际问题。当试图证明小说也回报理论研究



时，批评家们发现最近的小说为他们的论点提供了最佳例证。现代小说家们，从古斯塔夫·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直到当代，已经讨论过被这些批评家所强调的技巧中的很多种了。因此，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有关叙事的客观性、有关对视点的艺术操纵、有关使用象征或意象作为母题以及有关对意识的微妙再现的最好例证。

一种基于某一特定历史环境的批评原则，并着重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的小说理论，是无法避免某些局限的。19世纪晚期以前，英美小说家并不关心他们的某些后继者所强调的形式上的精致，因此，任何基于这些技巧所做出的有关小说的描述都有可能导致对更早的小说做出片面的或偏颇的评价。强调小说之形式的某些战后批评家倾向于挑剔那些或是先于或是反对这一艺术传统的小说家所用的方法，另一些则把小说的发展描述为从各种随便的、漫不经心的方法向20世纪的对意识的完美呈现的演进。

1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小说形式特征的强调在当时并非没有遇到挑战。哈里·莱文（Levin, 1963）提出，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环境造成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批评家们感到有必要把文学缩简为社会学；在战后时期，“[小说的]各种形式特性得到了充分注意，但其社会方面却再次遭到忽视”，而这可能标志着一种“在历史本身的压力之下的退却”。莱昂内尔·特里林（Trilling, 1948）说，专注于小说形式对于批评家和小说家都是一种危险：“在当前这个时代，自觉地全神贯注于形式几乎肯定会使小说家，尤其是年轻小说家，受到局限。……形式让人想到完整与紧凑；解决仅被视为一切矛盾之被等同。尽管这样理解的形式有其明显的魅力，但它却不足以服务于现代经验。”

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使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是其内容和题材——对于生活的全部多样性的表现。事实上，正是由于脱离老套的形式和假想的情境，小说才获得了生命。因此，免受形式约束可被视为小说的规定性特征。从对于传统的传说（tale）的无署名的重复转向充满详尽细节的独创故事（story），这一过程说明了为什么小说通常被认为